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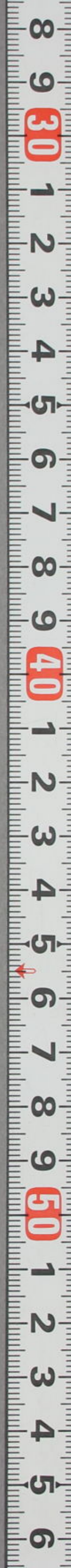


册府元龟

卷之九百二十八
至三十二



13
849
300



門 1 3
號 849
卷 30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八

好尚 嗜好 好丹術

好尚

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則知好尚有殊率性皆異
莫窺其際有以見執德不回樂在其中有以知所趣
惟適不違本性但任所懷無或害人聊以成志則何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八

往而不利焉

董父舜時人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葉公子高楚人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頭於窓棹尾於戶葉公驚走失措焉

漢辛慶忌為左將軍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

王吉字子陽為諫大夫謝病去吉子駿為御史大夫駿子崇為司空自吉至崇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後漢陸閔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单衣光武見

而好之自是嘗勅會稽郡獻越布

晉稽康為中散大夫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王濟為侍中解相馬又甚愛之杜預嘗稱濟有馬癖孫楚為大將軍參軍雅敬王濟濟卒楚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嘗好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
阮孚為侍中性好屐祖約性好財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屐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着

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矜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

郗超爲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去職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爲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

謝尚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位至尚書僕射

謝安爲大保性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廢樂

謝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叔父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卽焚之於此遂止信終左將軍會稽內史王徽之爲桓冲府騎兵參軍性縱逸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酒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前秦苻朗爲鐘東將軍青州刺史切懷遠操每登臨山水不知老之將至

宋謝靈運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遂肆志遊遨徧歷諸縣動逾旬朔

何尚之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性靜退居家嘗差鹿皮帽

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鷹犬何尚之於宅設八關齋行香次至僧達曰願耶且放鷹犬勿復遊獵庾炳之爲吏部尚書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來出戶輒令拭席洗床殷仲陳郡人性亦好潔小人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王弘之隱居性好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

門各以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齊孔稚珪會稽山陰人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

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而多鳴蛙

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

吹何必其效仲舉

陳蕃字仲舉

終散騎嘗侍

王思遠為吳郡丞好簡潔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

新楚乃與促膝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以交箒掃其坐

處

梁何佟之為驃騎司馬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

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

陶弘景居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

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

阮孝緒陳留尉氏人性沉靜幼與童兒遊戲嘗以

穿池築山為樂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百種

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

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鴨夷盆二枚

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二種金銀錯鏤古罇

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三種外國澡

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四種古製澡盤一

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蕭幾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時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為之記

後魏高樹生雅好音律嘗以絲竹自娛後為大都督高允性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嘗擊節稱善終散騎嘗侍光祿大夫

陰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拜奉朝請裴藹之性輕率好琴書終安廣汝陽二郡太守

唐王涯好古名畫人所保惜者必厚以貨財致之不受貨者即以官爵致之厚為垣竇而藏之復壁位至

司空

柳公權字誠懸所寶惟筆硯圖畫嘗自扁鑰之官終太子少師

嗜好

在天成象列宿有風雨之好唯人最靈大欲存飲食之味雖愛尚之或異亦縱恣而無節務求爽口焉取乎心至有變掩豆之嘗非登俎之用暴殄天物不近人情蓋非仁者之用心斯亦格訓之所戒

屈到楚人嗜菱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人曰老為人

宗曰祭我必以菱

曾皙嘗人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魏文侯嗜晨鳧好北犬太子擊在中山遣倉唐繼北
大并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
齊王食鷄蹠數千百段足

公儀休爲魯相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休
不受曰天唯嗜魚固不受也

宋劉邕嗣封南康公所噉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
爲味似蝮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
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荅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
未落者悉禡取以贈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邕

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
罪迺與鞭瘡痂嘗以給邕廉

南齊虞棕爲輔國將軍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
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棕曰今日餽羞寧有所遺不棕
曰恨無黃頰臠何世祖幸芳林園就棕求扁米糲棕獻
糲及雜餼數十舉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棕求討飲食
方棕祕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鯖鮓一
方而已

梁何胤累遷左氏尚書去官初後於味食必方丈後
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

宜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
 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浮懷如怛云主
 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
 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
 其何算故宜充庖厨永為口實
 後魏夏侯道遷為豫州刺史好筵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性嗜羊肝嘗呼子少雍共食
 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隋劉臻為儀同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

為扁螺

後唐李麟嘗為鎮州王鎔判官善飲茶嘗呼喫茶郎

中

好丹術

丹術之興始於西漢風流寢遠好尚滋多或以黃金
 之可成或以長生之可致貴嚮才士讀誦祕書佩服
 靈符鍊餌神藥以至謝免爵位高蹈巖穴徇其所尚
 代有人焉采於簡編咸用論次

漢江喜為轅陽侯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鬼
 劉向本名更生宣帝時為諫大夫帝復興神仙方術

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鴻寶苑祕書術篇名藏在枕中

嘗存錄之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黃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

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

令典尚方鑄作事尚方鑄乃作金銀之所今之中尚署費甚多方不驗

帝乃下更生吏按吏劾更生鑄僞黃金繫當死更生

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帝亦奇其

材得踰冬減死論

蘇樂善方術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樂善起八

風臺於宮中臺成萬金費直萬金也作樂其上順風作液

湯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也又種五梁禾於殿中五色也谷禾所謂耕耜五

也德各順其色置其方面先鬻鶴諸瑋瑁犀玉二十餘

物漬種鬻古煮字也諸古鬻字也瑋鬻取汁以漬穀子也毒音代冒音莫內切計粟斛

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也以樂為黃門郎令主

之

晉葛洪丹陽句容人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

時學道得仙號曰葛僊公以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

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

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

業兼總練醫術初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

九

陞出丹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完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鮑靚爲南海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

宋劉亮爲梁州刺史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使合神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未出火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

華水服至食後心動如刺牛間便絕及就殮屍弱如生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梁陶弘景仕齊爲奉朝請武帝永明末上表辭祿許之勅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既得神符祕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武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武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鄧郁荊州建平人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谷三十餘載飲以澗水服

丹房元錄 解丹術 卷之九百三十八
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
不敢服起五岳樓貯之供養家道吉日躬往禮拜白
日神僊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姬三十並
着絳紫羅繡袿襪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
瓊瑤語言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
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翔舞
稜峇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
旣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
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爲鄧郁傳具序其事
後魏徐審字成伯善醫術審嘗有藥餌及吞服道符

年垂八十而鬚髮不白力未多衰除右衛將軍審欲
爲孝文合服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崧高採營其
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李願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平府解罷郡遂
居長安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
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黑鹿便篋盛以
還而至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
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
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爲器佩皆鮮明可寶預
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

酒損志及疾篤謂其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於嘗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經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嘗氏以珠玉二枚含之口閉嘗謂之曰君自云食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尸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北齊張遊遠善方術文宣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文宣置之玉匣云我貪世間作樂不能卽飛上

天待臨死時取服

按傳遊遠本無官

唐師市奴方術人高祖武德中合金銀並成帝異之以示侍臣封德彝進曰漢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術唯苦黃白不成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

張道鶴平棘人少遊名山得服食之術後居人間每每餌金膏太宗貞觀十九年車駕次平棘幸其廬賜以衣服時六百四十六歲

尉遲敬德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貞觀末年篤信仙術飛鍊金石服藥餌雲母粉靜居闕處修理池臺嘗奏清商樂一部厚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

劉道合死丘人爲道士高宗令合還丹丹成而上之
咸亨中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折有似蟬蛻高宗聞
之曰劉師爲我合丹自服仙去其所進者亦無異
孟洸汝州梁人也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劉禕之
家見其勅賜金謂禕之曰此藥金也若燒火其上當
有五色氣試之果然後歸伊陽山第以藥餌爲事
孫太冲隱於嵩山玄宗天寶三載河南尹裴敦復上
言太冲於嵩山合鍊金丹自成於竈中精華特異變
化非嘗請宣付史官頒示天下以彰靈瑞仙聖之應
從之

李抱真德宗貞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
以真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
之當昇仙遂署爲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皇漢武
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遇公輩矣復
嘗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
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
洞玄以猪肪穀鵬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
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餘丸頃之卒
鄭注文宗太和末爲鳳翔節度注兩目不能遠視白
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始徐州節度李

想自云得效乃移之監軍王守澄亦被其事
後唐王鎔唐末爲成德軍節度宴安旣久惑於左道
專求長生之要嘗聚淄黃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受
符錄西山多佛寺又有王母觀鎔增置館宇彫飾土
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臨水訪求仙跡每一出
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旣峻不通與馬每
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而上
晉盧華莊宗時爲平章事登庸之後不以進賢勸能
爲務唯事修煉求長生之術嘗服丹砂嘔血數日垂
死而愈

晉史圭仕後唐爲河南少尹有嵩山術士遺圭石藥
如斗謂圭曰服之可以延壽然不可中輟輟則疾作
矣圭後服之神爽力健浮保惜焉情恭末圭在恒山
遇祕瓊之亂時貯於衣笥爲賊所劫便不復得天福
中疾生胸臆之間嘗如火灼圭知其不濟求歸鄉里
詔許之及涉河竟爲藥氣所蒸卒於路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七十九

不知人

謬舉

不知人

知人不易著之前聞惟口起羞書垂名訓故子羽不可以貌取賜也徒聞其億中蓋謂是矣乃有味人倫之鑒乖授任之旨諒朱紫之莫辨曷雅鄭之能究取

捨斯失譏誚隨作以至禍其身而敗其國者咸著之於篇云

子西為楚令尹初太子建之遇纒也自城父奔宋又

避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

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

而期焉謂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

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

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許而亂無乃害乎葉公

沈諸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

使衛潘焉使為藩葉公曰周人之謂信周說率義之

謂勇率行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詐必欲復而求

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俱非

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楚縣

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自親復政不然吾不

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末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

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孝子西勝自厲劔子

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血聞不告

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

郊余如翼而長之以鳥楚國第用士之我死令尹可

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

冊前元龜 不知人

卷之九百二十一

必殺之若得自死

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汝陽

我乃不得成人

也與吳戰之所得鎧伏丘許之遂作

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漢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史習善

倪寬為人温良有廉知自將將術也以習善屬文屬

也音之然儒為武懷柔也口弗能發明也寬以儒生

在眾中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又署為官曹也除為從

使從使者不王文書

魏裴潛父茂建安初為尚書潛少不修細行繇此為

父所不禮潛自感為父所不禮折節仕進雖多所經

歷清省格然官至尚書令其家教有類於石奮自魏

興以來少能及者

鍾繇為魏王相國沛人魏諷有感眾才傾動鄴都繇

繇是辟為西曹掾為王征漢中大將未及諷潛結徒

黨又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期禕懼告之太子

誅諷繇坐免

劉表為荊州牧時王粲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

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表表以粲貌寢

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

晉博昌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令者史不書姓名時樂安人光逸初為博昌

小吏後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時母輔之與荀邃
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以奇才便呼上車與談
良久果後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
逸名斥遣之
山濤爲右僕射掌選後拜司徒子簡字秀倫性溫雅
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嘆曰吾年幾三十
而不爲家君所之後與稽紹劉漢楊淮齊名爲征南
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
魏衡爲吏部郎有名當世兄子舒少朴質衡不知之
使守水碓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

介意舒後位至司徒

刁逵爲豫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逵以貨殖爲務初
宋高祖微時素貧嘗負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
逵執之王謐密以已錢代償繇是得釋桓玄立以逵
豫州刺史鎮歷陽高祖起羨參軍諸葛長民趨歷陽
逵棄而走爲下人所執斬于石頭
南燕慕容法爲慕容德兗州牧時慕容超初自長安
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
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
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

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繇是結憾及德死
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嘗懼禍至因此遂與慕
容鍾段宏等謀亂
宋謝方明爲會稽郡守其子惠連有才悟而輕薄不
爲方明所知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
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連惠讀書亦在郡內靈運
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嘗兒
遇之何長瑜當令仲宣而節以下客之食尊旣不能
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

劉遵考爲領軍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

吳民丁沈攸之少孤貧亦被發旣至京都詣遵考求
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沈
慶之征討攸之後爲右將軍

北齊麻祥爲令史神武微時爲函使每至雒陽給使
于祥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
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

後唐周玄豹自言善相術太原監軍特進張承業嘗
延之歷視諸僚佐時巡官馮道初自燕來性不事華
潔灰塵蒲面而以文行見知承業命典書奏承業問
玄豹曰馮巡官何如曰巡官游蓮泛水幸遇特進禮

士之秋官不踰宰百里承業笑曰他已為起居郎公何忽耶

謬舉

秦應侯范雎魏相濟使舍人笞擊雎折脇摺齒得出後魏人鄭安平遂操雎亡伏匿更名姓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即范雎也欲見君言天下事王稽知雎賢載雎入秦雎既相秦言於王曰非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

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

不上計不隨又任史入計也

鄭安平使將擊趙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嘆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太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

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

漢顏延年宣帝時為河東太守察御史廉狀不入身

延年察舉其獄史為廉而此人乃有賊罪然賊不入身也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

張勃封富平侯陳湯西至長安求官得大官獻食丞

數歲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

才勃舉湯湯待選父死不奔喪奔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

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三百會薨因賜謚曰繆

侯

以其繆舉人也

湯下獄

何武為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

槃辟

猶言蓋旋也辟音關

有司以為詭眾虛偽

偽遣也

武坐左遷楚內

史

後漢王丹為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

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

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

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左雄順帝時為司隸較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

將帥而直嘗坐賊受罪

晉王導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
太守徐龕反元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鑿旣而鑿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積
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鑿鑿闇懦覆師有司極法
聖恩降大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
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宜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阮抗元帝時爲奮武將軍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
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愍帝
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疋正刑棄市遇赦免
旣而抗請爲長史司直劉愧劾奏曰挺箴其死主而

專其室悼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懲
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
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割符東藩當庸勲忠良現
近仁賢而哀求賊汚舉頑用器請免抗官下獄理罪
奏可而挺病死
後魏張亮爲幽州刺史道武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
崔暹答晉將郗恢書失旨出爲尚書令亮遇創業
之始以有才謀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道武曾問
南州人於亮亮與盧溥同里數談薦之又亮未嘗與
崔暹相見聞風稱羨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爲逆崔暹

答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

張爽為尚書時襲嘗山王素孫昭小兒阿倪爨引兼
殿中郎李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
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爨白衣守尚
書昭遂停廢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為左衛大將軍凡所薦達皆
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嘗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多
受其賂稱其驍勇起家為折衝即將
唐李傑為御史大夫護作橋陵時引御史王旭為判
官旭貪賄受賊傑將繩之初不得其實反為旭所構

出為衢州刺史

韓朝宗為荊州刺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道採訪使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九月鄧州南陽縣令李泳擅興
賦役貶為康州都城縣尉泳之為令也朝宗所薦乃
貶為洪州刺史制曰所遣使臣將恤人隱類亦諭旨
期於悉心而政或相蒙賞或失善以此致理未嘗聞
之韓朝宗亟登清要爰委條察不恭爾職以副朕懷
而乃私其所親請以為邑未盈三載已至兩遷既殊
德舉因速官謗及令按事果驗非才傷敗實多矯誣
斯甚舉不為黨豈其然歟事咨於周則異於果未能

自律何以正人仍期後効且示輕貶可受洪州刺史
雖知人則哲在予之責已深而事上竭誠爲臣之節
當勵其有賞罰不正枉直不明陷於比周隳我綱目
有一於此誰其捨諸凡今刺舉宜以爲戒
天寶三載長安縣令柳昇坐贓於朝堂杖殺之昇爲
令也朝宗爲京兆尹所薦朝宗爲高平郡太守坐舉
人不直制曰高平郡太守上柱國長山縣開國伯韓
朝宗頃承榮獎擢在神京輒薦凶人超登赤縣累彰
貪穢大獲贓私舉非允當已有比周之責使之交易
更涉嫌疑之地頗招物議實負朝廷宜從貶黜用伸

懲戒可置吳興郡別駕員外

張涉爲國子博士太子侍讀與懷州刺史喬琳友善
及德宗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涉盛稱琳識度才
畧堪備大用因拜御史中大夫平章事琳本鹿才年
高有耳疾帝每有顧問對荅失次論奏不合時機居
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孟簡爲山東道觀察使憲宗元和十四年御史臺奏
簡舉均州鄖鄉縣鎮遏兵馬使趙潔充本縣令有虧
典刑勅罰一月俸料

李肇李翱竝爲中書舍人文宗太和三年六月貶肇

為將作監翽為少府少監竝分司東都以栢耆納賂賜死肇與翽同薦栢耆故也

後唐盧質為河東節度判官質性閒放不願居大任欲求畱守太原莊宗卽位歷求宰輔乃舉定州節度判官

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皆卿相之家可當輔相卽時徵之及竝命為丞相程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本非重德一旦舉大位舉止不嘗時朝廷草創庶務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革受命之日卽乘肩輿導喧沸莊宗聞訶導之聲詢于左右曰宰

相擔子入門莊宗駭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二十九

不恭 寇竊

傲慢

大傲以取禍往車之明微慢以失官前言之深戒也

東月不克豐稔良效歸諸之俗與而通梯之風映仲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二十九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

傲慢 不恭 寇竊

夫傲以取禍往事之明微慢以失官前言之深戒自

東周不競禮讓寢微驕倨之俗興而遜悌之風缺仲

尼垂叩脛之戒穆叔著倍賦之文自是已還風流不

氓或恃材而陵長或盛氣以傲人忽禮容而不修茂
 年爵而罔顧至有箕踞而傾倚岸憤以嘯詠跌宕適
 意豪縱亂嘗宜乎招負俗之累嬰自貽之戚於戲書
 云簡而無傲詩云彼交匪傲萬福來求誠為君子之
 道也

卻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求乞師將
 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
 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
 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苦成叔晉大夫卻驥也聘衛衛侯饗苦成叔審惠子

相若成叔傲審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

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

御叔為魯御邑大夫特臧武仲如晉

襄公頻與晉侯
外會今各將罷

魯之守卿遣武仲為
公謝不敏故不書

兩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

曰焉用聖人

武仲多知時
人謂之聖

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

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

言御叔不
任使四方國

之蠹也令倍其賦

古者家其國邑故以重賦
為罷傳言穆叔能用教

原壤魯人見孔子夷俟

夷踞俟
待也

子曰勿而不孫弟長

而無術焉老而不死是謂賊

賊謂
賊害

以杖叩其脛

叩擊
也脛

脚

漢審成南陽襄人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都尉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善遇成與結驩周陽繇為河東都尉初繇為守視都尉如令及為都尉陵太守奪之治

後魏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不赴辟召

稱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傲逸臧

不過差見不知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是時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荅曰文若可借面弔喪雅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之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裴東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

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衆人皆坐不起衡乃
號咷大哭衆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

衡史不
載官

魏劉楨爲太祖丞相掾屬以辭旨巧妙爲諸公平所
愛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勸命夫人甄氏出拜坐
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戡死論
罪

文欽爲五營校督出衙門蔣欽性剛暴無禮所在僂
傲陵上不奉官法輒見奏遣明帝抑之後復以爲將
丁謚字彥清斐之子也謚太和中嘗任鄴借人空屋

君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謚已得直開門入
望見王交脚臥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
呵使去怒其無禮還且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
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
蜀劉巴字子初爲先主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
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
人敬慕足下素矣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
下雖天質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
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
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

孤事邪

簡雍涿郡人隨先主入蜀拜昭德將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欵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摺一榻頂枕臥語無所爲屈彭素字永年廣漢人爲江陽太守資性驕傲多所輕忽

楊戲爲射聲較尉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云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爲庶人戲性雖簡然省畧未嘗以訾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

總

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

張嶷爲過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

晉阮籍仕魏爲步兵較尉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繇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讐而帝每保護之

嵇康仕魏爲中散大夫初康居貧嘗與何秀共鍛以

自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鍊有才辨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

呂安東平人與嵇康爲友每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或過其行康兄喜位至方伯拭席而待弗之顧也庾敳爲東海王越軍諮祭酒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郡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羣多所

凌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

何綏字伯蔚曾孫劭子也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性旣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數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後爲東海王越所誅

何機曾之孫也爲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爲慙

謝奕爲桓溫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嘗曰溫嘗曰我方外司馬

王徽之字子猷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
府事又爲車騎桓冲騎兵嘗從冲桓值暴雨徽之因
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王獻之爲祕書丞尙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
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
而獻之游歷旣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
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儻
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

謝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
雖比居不往來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後

至會稽內史

王恬導子也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旣坐少
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
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
賓主之禮萬悵然而還後至散騎嘗侍
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妻父王述爲揚州刺史萬嘗
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
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宋張敷爲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接要
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卽起亮怪而去後敷爲正

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赴竝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
欲詣之赴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耶
當日吾等竝以員外郎矣尚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
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讐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
移我遠客赴等失色而去其自擇遇如此
王僧達爲中書令黃門侍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
也宅與僧達門竝嘗盛車服詣僧達將獵已改服瓊
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
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
我尚在而人凌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

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
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
劉彥節爲尚書令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
時人以此少之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爲王
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
子引蒲促膝唯餘二人彥節外迹雖讐之意甚不悅
王錫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
內史善自立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裾大坐
殆無推敬

阮佃夫爲建城侯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郡張澹

梁韋粲爲左衛率兼東宮領直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從容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德已作領軍而陳江溢字浮源尚書令摠之子也溢頗有文辭性傲誕持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

後魏崔浩爲司徒始浩與冀州刺史願榮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願三人別祖而模願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嘗侮模願模謂人曰桃簡

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願小名周太武頗聞之故浩誅時二家獲免

崔接字顯賓定州人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嘗簡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王忻然容下之

張彞字慶賓襲祖爵平陸侯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僚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彞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亮後至征西將軍

隋龐晃爲右衛將軍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
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臥見雄不起雄甚
銜之復與高穎有隙二人屢譖晃繇是宿衛十餘年
官不得進

崔儵清河人世爲著姓儵每以讀書爲務負恃才地
忽畧世人大畧其戶曰不讀五千卷書者無得入此
室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儵
門地爲子玄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
卿蒲座素令騎迎儵儵故笑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
令上座儵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
袂而起竟罷座數日儵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唐王勃爲虢州叅軍勃恃才傲物爲僚友所疾

張漪爲中書令東之之子也漪恃以父立功每見諸
少長不以禮接待時議以爲不能易荆楚之剽性焉
裴諝初爲河南叅軍通達簡率不好苛禮

令狐岨爲吉州刺史會齊映除江西觀察使過吉州
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拜映雖嘗爲宰相
然少年後輩岨雖爲屬郡固自挾所以過映者映至
當迎謁頗快快以語其妻韋氏韋氏雖明有學解亦
耻岨以刺史禮見映謂岨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

走小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憾
映至岷入謁從容步進不抹首屬戎器映以爲恨去
至府奏岷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真無正事不宜臨
州貶衢州別駕

王仲舒爲中書舍人初仲舒與楊憑穆質許孟容李
鄴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仲舒以後進慕容
而入性尚簡傲不能接下以此人多怨之

崔元翰爲禮部員外郎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
然性大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待詔翰林嘗醉令高力士脫靴
繇是斥去乃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
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嘯傲旁若無人

鄭仁表太宗朝宰相肅孫也爲起居郎仁表文筆尤
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

後唐陳又爲知制誥微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爲恒山
判官曰人有造者垂帷深處罕見其面及居西掖而
姿態愈倨位竟不至公卿蓋器度促狹者也

不恭

若者天也無所不恭一節以趨靡違於待駕三命而
俯以至於循牆所有怠棄國章虧損臣禮奉朝觀而

不謹承祭祀而用祇踰越官儀抵冒邦禁下吏聽議

又誰咎焉故書云其或不恭邦有嘗刑誠先王之典法也

漢武陽侯蕭勝孝景中二年坐不齊耐為隸臣謂嘗侍祠

高苑侯耐信孝武建元元年坐出入屬車間免戶二千二百天子出行東列屬車而軒至於其間

北平侯類建元五年坐臨諸侯喪後死

祁侯繒它元光三年坐射檀罷免方大射而檀自罷去

翁侯邴邴元光四年坐行來不請長信免長信言太后所居請

也

衍侯翟不疑元朔元年坐挾詔書論耐為司寇詔書當奉

持而挾以行故為罪也

武安侯田括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衣謂看之

也襜褕直裱禪衣也

襄城侯韓釋之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耐為隸臣

芒侯彤申元朔六年坐向南宮主不敬免景帝女也

重信侯擔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為狄請免請音才姓反

平州侯昭涉味元狩五年坐行馳道中免

即侯黃極忠元鼎元年坐掩搏奪公主馬髡為城旦

建成侯拾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璧皮薦駕元年十月

月不會免以皮薦璧也時以十月為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山都侯王當元封元年坐蘭入其泉上林免

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

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官署置

韋玄成宣帝時為太常嗣爵扶陽侯以刻侯侍祀孝

惠廟當辰入廟天雨滹滹泥也音女教反不駕駟馬而騎至

廟下有司劾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閑內侯

博陽侯丙顯甘露元年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

奪爵一級為閑內侯

魏劉勲與太祖有舊為廬江太守後為孫策所破自

歸太祖封列侯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法

又誹謗遂免其官論史大夫其妻微列封勲宗命

吳朱桓領青州牧詣建業治病後復還屯桓奉觴曰

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鬚無所復恨權憑几前席桓

進前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權大笑

南齊張融武帝時為司徒從事中郎永明八年朝臣

賀眾瑞融扶人拜起復有司所奏見原

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較尉永明八

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

有司所奏贖論

後魏莫題為大將軍及還京師嘗與李粟侍宴粟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

裴伯茂為廣平王贊文學孝靜天平二年因內宴伯茂申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侮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汚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潔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

隋楊素高祖時為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為皇后鄭氏奏之繇是坐免

唐韋瓘為國子司業憲宗元和八年九月戊午重陽賜宰臣以下宴於曲江辛酉瓘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

後唐龍敏為吏部侍郎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壬寅監察使奏馬享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大尉其日行事官與攝太尉宰臣並先到敏攝司空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後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寇竊

書稱草竊姦宄易謂慢藏誨盜蓋夫窮斯濫而貪無

厭者從事於斯矣觀其背去人紀靡率天嘗奪攘矯
虔椒撻顛越大則有伏莽之衆同惡以相濟小則競
穿窬之巧自作於弗靖莫不鷓張其義狠恣其心擅
操利兵爭術小智依萑苻而多聚致蔓草之難除又
豈止乎鼠竊狗偷探囊胠篋而已哉自三尺罔畏法
令滋章五教云微民俗偷巧道行一失詭詭百端以
身徇財見利忘義始以游俠為事終以剽劫為姦斂
數於道塗充斥於閭里假詩言而破家負勇氣以凌
物挾懷綑載何所不獲乃至觀取國寶不恭斯甚苟
脫禁網諒亦天幸若乃徇名果敢以舒國難抱義感

慨以救人患雖去小道亦賢哲之兼容也已

叔仲帶魯大夫襄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

公大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繇是得罪

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

陽虎為魯季氏宰盜竊寶玉大弓是時季氏專魯國

陽虎拘季孫季氏逐周公之後取其寶玉藏於其家陽虎拘季孫奪其寶玉孟氏與

叔採氏迭而食之餓而餒其板以瓜刻其饋飲板曰某月某

日將殺我於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於是至乎日若

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為季氏御於其乘焉季

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女以為臣子

可以不免我死乎以義責之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

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為季孫車右實衛之諸陽之從

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捉策而墜

之策馬揮也見二家送食之欲將季孫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陽越不

取策臨南驟馬擣馬御走而繇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

着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如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開故着門然而甲起於琴

如甲公欽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然甲公欽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而甲起於琴

郊皆說然息說解舍然猶如或曰弑千乘之主時季氏邑至於十乘而

不克舍此可乎遵其近而無所依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

得免專國如丈夫何如猶奪也丈夫大人稱也俄而曰彼哉彼哉

望見公兩處父師而日彼哉彼哉兩言之者亟遽意趣駕使疾駕既駕公欽處父

師帥而至公欽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愷然後得免自是走之

晉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

言王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

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峨峨髦士璋宜是也禮

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璋以徵召方繡質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龜青純

純緣也謂緣甲順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易曰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乎著龜經不

言龜者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正名也定公從

此皆魯始封之錫不言取而言竊者正名也定公從

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而君臣之義

立玉書者定公失政權移陪臣拘其尊卿喪其五玉

無以合信天子交質諸侯當絕之不書拘季孫者

舉五玉為重書大夫者使若都以國寶徵辭也

田文封孟嘗君入秦秦昭王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

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有一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入獻昭王無他裘孟嘗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座為狗盜者曰臣能得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幸姬幸姬為言昭王釋孟嘗君

漢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嘗漁鉅野澤中為盜後封梁王謀反誅

郭解河內人少時陰賊感慨臧命作姦剽攻剽却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嘗得脫每遇赦

後漢檀建為瑕丘縣吏盜竊縣內令鍾離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遂令建進藥而死矣

張伯嘗人鍾離意為嘗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新修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劔屐使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新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

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卽召問
伯果服焉

吳胡玉錢塘人漢末爲海賊取賈人財物岸上分之
孫堅追斬一級

晉戴若思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雒
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升舫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氣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
就之機與言浮嘉賞異遂與定交焉後至驃騎將軍

爲王敦所害

賈苞爲太廟吏光熙中盜太廟靈衣及劍伏誅

後涼胡安據呂纂時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珍
珠簾琉璃榼白玉尊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瑙鐘
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弔
祭駿竝繕修其墓

宋焦恭齊人破古墓得玉鎧太守崔道固簡得獻之
乃執繫恭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
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里終莫能擒後爲屯

騎較尉爲黃回所殺
黃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
爲劫盜後爲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爲齊高祖所誅
梁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獬
皮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
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
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仗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
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
爲劫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所之獲其左耳後爲豫
州刺史又爲通直散騎嘗侍驍騎將軍太中大夫卒

後魏穆崇代人少以竊盜爲事

劉庫仁爲南部大人時國有良馬白駒騶庫仁盜之
養於窟室典馬牧奚輩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
恃寵慙而逆擊輩輩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後爲太尉
宜都公薨

房法壽小名馬頭清河繹幕人幼孤少好射獵輕率
勇果結諸羣小而爲劫盜從叔元慶範鍾等坐法壽
被州郡功責時月相繼宗族甚患之弱冠辟州主簿
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之命嘗盜殺猪牛以供其母
後終於莊武侯平遠將軍

北齊祖珽字孝徵性不羈放縱曾至膠東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爲浮黠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屬於座失金叵羅寶太后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神武不之罪也

隋麥鐵杖始興人陳太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頎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火光劫盜且還及牙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數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嘗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

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之遂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齋勅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誠而釋之後爲右屯衛大將軍

唐王君廓本太原人後徙家於井陘少孤貧無行以馴僮爲業善行偷盜嘗所齋器內有逆鬚制同魚苟纔容人頭於日晚時市人將散見鬻繒者君廓以竹器自後籠其頭逆鬚爲礙不可得脫乃奪繒而去物主不之識竟以獲免其詭譎多此類也

張明進中黃門也大曆二年八月景午夜盜內庫黃

金二百八十斤藥金二百五十兩擒之
單超俊大厯初爲少府監嘗嘯聚惡少以盜馬其盜
也善變馬毛色雖馬主未能辨至是盜諫大夫裴臯
馬三匹超俊家僮以告乃露謫超俊劔南西山効力
納賊七千貫同盜馬奴三人竝杖殺
韋士元貞元四年四月與盧寧等四人白晝挾弓操
劔於萬年縣嘗樂坊盜縣吏捕之士元等突殺吏步
相自延興門逸焉六月士元棄市居賊人鹵王孫湛
絞士元旣死其黨盧寧梁劔等三人劫近城村廬射
殺捕吏南居人多棄業投城德宗乃發神策善弩騎

與長安萬年縣官率人吏具器械急捕之又射傷神
策將及縣吏二十餘人以刃殺一人奪弩犯圍而逸
又遣神策兵二百人助之居數日偷長梁劔以中矢
死南山下得其屍送之盧寧等二十人竟失所在
晉方太爲秦州節度使太青州千乘人少隸本軍爲
小較嘗戍登州劫海客事洩刺史淳于晏匿之遇赦
免

周王繼弘爲河陽節度使繼弘冀州南宮人勇悍無
賴爲盜攻剽閭里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三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八十一

枉橫 短命

禍福相倚事乃無必歷溺既至禮所不弔命奚可說
天亦難忱烏識其時孰知其極故有避嵩牆而不立
養內外而不失繇綫加其非罪枉席生其良塗身處
危邦心發狂察受厚誣而罔愬因彼恣而見遷讒嫉

斯行疑阻成釁故非深慮之所及獨慎之能免若乃
羈絆仁誼韁鎖名聲丁叔世之紛訛遭匪人之畏迫
自餘連逮庸可辨明書所謂火炎昆岡玉石俱焚者
也

漢袁盎初為楚王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
時梁孝王揖欲求為嗣盎進說語塞塞謂不行王以此怨

盎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間盎稱之皆不容口稱美其德
不能 廼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曹輩也 盜心不樂家多惟廼
之倍生所問占倍音杯秦時賢士善術者也 還梁刺客後曹果遮

殺盜安陵郭門外

王崇封扶平侯為傅婢所毒薨

張竦王莽時為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免官以列侯

歸長安王莽敗客於池陽左焉翼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竦知

有賊當去會及支日不去為賊所殺栢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陳遵為太司農護軍使匈奴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
為賊所殺

後漢酈炎范陽人州郡徵命不就其有文才解音律後

風病慌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驚死妻
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

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誅讚以昭其懿德焉
姚光為玄菟太守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承偽璽書殺
之

陳敬伯汝南人行必短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
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
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
壻士吏太守邵叢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
證焉

魏杜畿為尚書僕射居守許昌受詔作御樓船於陶
河試船風沒明帝為之流涕

鄭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生文生有
密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
不見文生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

蜀衛繼拜奉車都尉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於成
都

吳楊竺史不載官大帝時太子和自懼黜廢而魯王霸覬

覲益甚帝見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
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帝乃許立焉有給使伏於牀
下具聞之以告太子選曹郎陸胤當至武昌往辭太
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

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帝疑竺泄之竺辭不服帝使竺出尋其繇竺白頃惟陸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繇知之遜言陸胤所述召陸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帝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孫壹為鎮武督夏口及孫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率部曲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以故王方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王藩為散騎嘗侍後主殺之徙其家屬于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與長沙王乂戰敗王穎用嬖人孟政之讒而殺機机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大將軍古司馬機之死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等上疏救之穎不納

武茂為侍中時尚書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繇是見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衛恒太保瓘之子瓘爲楚王瑋所殺恒聞變以何邵
媿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邵知而不告恒
還經厨下取人正食因而遇害

何攀爲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嘗成祭
左將軍卞粹勸攀蒞職中詔又加切勵攀竟稱疾不
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怒將誅之攀
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雒陽

解系爲雍州刺史免官趙王倫孫秀以宿憾害之并
殺戮其妻子及二弟結爲御史中丞育爲弘農太守
與兄俱被害

稽含爲鎮威將軍襄城太守及范陽王彪爲劉喬所
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于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
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嘗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
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
病卒弘表含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
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
勵有隙勵疑含將爲已害夜掩殺之

蔡克爲成都王穎丞相東曹掾以朝政日弊遂絕不
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
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

桑所攻城陷充見殺

楊軻天水人劉曜僭號徵拜太嘗不起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并爲所害

張華二子偉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嘗侍躋儒博曉天文爲散騎侍郎與父同時遇害

劉琨子群琨爲段匹磾所害琨從事盧諶崔悅奉其子羣依段末波成帝咸康二年詔徵羣等爲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沒胡中至冉閔敗後羣遇害

王玄字眉子術之子也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

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狄爲盜所害焉

車胤爲吏部尚書會稽世子元顯逼令自裁俄而卒朝廷傷之

殷涓故揚州刺史浩之子亦有美名浩死咸安初大司馬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

夏侯惇爲烏程令孫恩妖亂自海攻土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誠吳郡陸瑗吳興丘厓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

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惠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與愔等皆遇害

謝冲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

張茂爲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

前燕悅綰爲慕容暉僕射綰言於暉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凌弊威綱不舉

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
納之綰旣定制朝野震驚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

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元凶巫蠱事發文帝欲廢劭賜濟死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嘗使湛之自秉燭繞壁簡行慮有竊聽者劭入殺之且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

傳僧祐爲山陰令甚有能名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害

臧凝之爲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
不舉遷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王僧綽爲侍中元凶劾誣蠱事泄帝先召僧綽具言
及將廢立及劾弒逆僧綽爲所害因此陷北第諸王
侯以爲與綽有異志并殺絕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
之奉朝請司馬文顯建平國嘗侍司馬仲秀等
沈暢之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
殺

劉琨之爲竟陵王誕主簿誕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
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

門侍郎詔謝莊爲誄

沈慶之廢帝時爲侍中太尉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
言諫諍帝意稍不悅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慶
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拏殺之長女文叔密
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絕江夏王義
恭文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
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
南齊劉渢爲始安王遙光府佐遙光反誅渢遁走還
家園爲人所殺

梁殷叡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事申郎叡妻父王

真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以獻爲真鎮北長史河
南太守真誅獻竝見害

王筠簡文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
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
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韋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
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
章爲其部下所害

陳侯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墮馬卒
追謚桂陽國愍世子

後魏韋雋宣武末爲都水使者領軍于忠矯擅威刑
爲忠所害臨終雋訴枉於尚書元欽知而不敢申理
雋嘆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嘗不爲惡今爲惡終
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

張仲瑀征西將軍彛第二子也仲瑀上封事求銓別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在清品繇是衆口喧喧謗讟
盈路立榜大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彛殊無畏避之
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
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

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鼻堂下種辱極
意唱呼磬磬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
始均回救其父拜伏郡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
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
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鼻僅有餘命沙門寺與
其比隣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鼻臨終日命
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惟
覩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
事益治實多旣曰有益寧容默爾逆呈有日未簡聖
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禡防未盟慮絕殃兆

致令廣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
乞代臣死始均卽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
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
比臣所傷至重殘氣假延聖影須時推漏就盡臣之
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
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
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
奉辭伏願二聖加御塚饒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
日升臣夙被芻豢先後御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
竟有知不忘結草爨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叔捕羽

林凶强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羣豎即為大赦以安
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
東西分歛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
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千疋靈太后以其累年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侍臣曰吾為張
彛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且以
蕭權大將軍寶寅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
之而死

郭祚為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未行領軍于忠矯制殺
之祚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
惋惜

李惠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歷政有美績惠素
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
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
無釁故天下究惜焉

宋李儒世景之子為太學博士曾至譙宋之間為文
吊稽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
咸傷惜之

崔模在宋生子仲智季柔及入北又娶金氏生子幼
度模卒後幼度隨慕容白曜為將軍時季柔為崔道

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軍幼度
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牙不相值為亂兵所害

高吞字明珎為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

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殺

陸延為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為牧子所害

高幼成為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鄭仲明為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疆當世為從弟

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孝莊

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

尋為城民所殺

鄭敬祖性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
所害

游曇護孝文太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

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裴詢孝明帝時為七兵尚書武奉初詔詢以本官兼

侍中為關右大使賞摺慕義之徒未及發會爾朱榮

入雒於河陰遇害

崔忻字伯悅為尚書左中兵部郎中以鄭儼之甥兼

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崔庠為潁川太守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

崔勵爲齊州大中正又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

高長雲字彥鴻起家祕書郎大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蕭彥歷位大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嘗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爲尊於河陰遇害

王繇性方厚有名士之風爲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孝靜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

李延實莊帝之舅也封濮陽郡公司徒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爾朱兆入維乘輿幽繫以延實外戚見害於州館

爾朱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元灝內逼詔承世守輟轅爾朱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彞爲元灝所擒齮殺之

源纂字靈秀爲通直散騎嘗侍涼州大中正轉大尉少卿莊帝建義初遇害

陽弼長於吏事爲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維周陷城弼送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逆青州

城民疑河北民爲果內應遂害弼
陽詮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爲門生所
害時人悼惜之

辛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主魏
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榮
陽爲人所害

宋叔集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
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與叔集同時遇害

北齊張彫武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韓
長鸞讚於帝而誅死其子德冲爲中書舍人隨例待
詔其父之戮也德冲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
絕於地久之乃蘇

隋李瞿曇太師穆之孫筠從父弟也穆薨以嫡孫筠
襲爵仁壽初筠叔父渾忿其恠嗇陰遣子善衡賊殺
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弟瞿曇
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竟坐斬而善衡
獲免

李德饒性至孝大業中爲金河長未之官值羣盜蜂
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時有勅
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

曰若使德饒來者卽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寇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遂見害

宇文協歷武賁郎將右翼衛將軍宇文化及之難遇害

劉世徹個儻不羈頗爲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竝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爲所多拘禁之後竟爲兗州賊帥徐圓郎所殺

唐王勃爲虢州參軍除名父福時左遷交趾令勃往省父渡南海墜水而卒

闕稜爲越州都督輔公祐之敗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祐誣稜與已通謀又杜伏威王雄延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郭士倫備教於右羽林將軍令狐建恥其妻將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倫立榜殺之因逐其妻而奏請案劾士倫母不勝其痛而亡及詔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歎證被誣頗明建乃自引會赦免坐德宗哀士倫母子詔輒掌膳賜錢五百千充葬士倫母其父委京兆府厚加存卹

獨孤造爲淄青節度巡官貞元十一年死於進奏院
進奏官郭淑大將王濟縊殺之也楊言云造爲本使
李師古立廟破用絹六千五百疋錢三千貫都不與
功畏懼自縊臺府都不案舉

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五年二月節
度使董晉卒未十日汴州兵亂殺長源及判官孟叔
度丘穎軍人仍齧食之斯湏骨肉糜碎分散

胡激嶺南節度使証之子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
敗禁軍利激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竝盡軍
人執激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激弟湘爲大

原從事忽白晝見錄表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
惡之翌日激凶問至而湘獲免

劉鄩爲揚州大都督長史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
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
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鄩從駕不及與崔沅豆盧瑑匿
於金吾將軍張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
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疾不應俱爲賊所害

梁韓建爲陳許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太祖
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
因作亂害建於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宗在華

時授太子文學賜名文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為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許二日軍亂與建併命中書不詳崔賞虞部郎中知制誥乾化二年中書奏得臨河縣鎮狀申賞夜黑誤至當縣西壕為賊所害三人杜曉廢人支珪篡位為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曉中重創而死

李班為侍講學士均王平內難是時內司職守亦各奔敗潛匿班與宗政院使李振皆北走將投軍落遇羣卒於禁外振中傷而班尤甚既卒聞者莫不為之嘆息

後唐孫岳以秦王從榮開元帥府欲以岳為都押衙事未行馬賢舉為三司使時預內庭密謀馮失患從榮復與岳極言其禍福之端康義誠聞之深不悅及從榮事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簡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彎弓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騎士追及被害
李存又為鄜州節度使莊宗異母弟郭崇韜子壻也崇韜被殺故亦及於禍

范延策幽州人少習兵書累居賓職同光時爲段凝
掌書記大成初擢爲安州副使節度使高行珪爲政
貪猥延策強制之旣不能止嘗因入奏獻策條於闕
下皆述藩侯之弊請勅從事當筵明諫諫之不從又
令諸較列班庭諍行珪見勅銜之轉深及罷歸又慮
遺言故因懷順兵叛奏延策爲同謀父子俱戮
譚善達爲寧江軍節度判官節度使西方鄴爲政貪
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
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
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而卒於治所

胡裝爲給事中從幸雒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
求爲襄州副使同光四年雒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
私忿族之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寃之

晉王緒爲太嘗丞少帝時因使德州迴與景延廣有
隙則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繫於麾下鍛成其事判
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寃之

李建福爲鳳州固鎮兵馬都監爲迴馬鎮卒所殺初
固鎮兵馬部署李實病朝廷遣建福監焉洎至實稍
瘳建福遂迴實患驟加而卒朝廷因委建福爲部署
時建福在路遇殿直元繼韜以宣言約迴至撲馬谷

遇害鋪卒建福曾笞辱之繇是銜恨爲所司追捕尋亦自刎

李象爲郎中方城守監摧久不降代會契丹犯闕爲羣盜所害象有節操貧而能樂重交親嘗奔走其急難及非其死聞者無不惜之

漢張貽肅爲戶部員外郎妻父王章與史肇楊邠等爲李業圖害貽肅朝堂西廡之下爲翰林使郭允明持刃殺之頸血逆注見者異之王章無子惟一女適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周崔周度爲青州慕容彥超判官性懦緩而敢言事彥超拒命周度直言諫之彥超大忿及城中括率械繫茗掠比戶銜冤前陝州行都司馬閻弘曾閑居在州懼其鞭撲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曾所餉未盡又欲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抄其家周度謂弘曾曰公命之吉凶繫財之豐約願無所吝弘曾令家僮呂暉與周度搜索斫掘無孑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麟持刃訊之弘曾惶迫拜其妻妾曰願盡所有輸官家人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閻行軍泣拜妻孥恐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曾夫婦竝繫於獄乳母趙氏於泥土中得金纏臂輸之望救弘曾彥超怒

周度阿私令軍將趙質切責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短命

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蓋難其才殆庶幾奄及短命時方丁壯不克永年揭修短之有期而賢愚之無間世莫仰其惠人弗知其然斯為不幸歷代所傷者矣

顏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

漢賈誼拜梁懷王太傅文帝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

傳之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無善狀嘗哭泣後

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

童烏楊雄子也九歲而與玄文雄曰育而不苗者吾

家之童烏乎

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也

後漢馬容卿援之子也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

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迎匿不令

人知外若訥而內沉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

客卿字馬援卒後客卿夭歿

魏杜理字務仲畿子也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

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

王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止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

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死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爲高識所惜如此官拜尚書郎

蜀楊慮字威方儀之兄少有德行爲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袁寓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晉王萬戎之子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衛玠懷帝末至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官至太子洗馬

王禕之字文劭坦之弟也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嘗侍王濟爲司徒左長史疾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

王修爲琅琊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歎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謝韶燕之曾祖也爲車騎司馬莊與江夏王義恭牋曰家世無年曾祖三十三亡

宋殷淳少好學有美名為黃門侍郎文帝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

謝惠連為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靈運見其新文每日張華重生不能易也年三十七卒

南齊陸厥遷後軍參軍卒年二十八

王寂僧虔之子為秘書郎卒年二十一

杜栖京產子有學業能清言為豫章王亞曹書佐何點見之嘗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二十六當世咸嗟惜焉

梁王訓為侍郎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

日溫

何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歷官員外散騎侍郎為國

山令卒時年二十四

陳周寶安定文育之子世祖深器重之寄以心膂平

王琳頗有功為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天康元

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右衛將軍謚曰成子碧嗣

亦為偏將征歐陽紀平定淮南竝有功封江安縣伯

邑百戶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大建九年卒時年二

十四贈電威將軍

徐份陵之子為太子洗馬少有父風性孝悌宣帝大

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一
後魏叔孫俊為衛將軍明元以後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泰嘗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甚痛悼之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侍中司空安成王謚孝元
李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弟天蓋竝蚤卒崔含字貴和少有時譽為太尉諮議參軍太州大中正出為常山太守卒時年十七
李元茂以寬雅著稱為振武將軍卒子秀之字鳳起為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員

外參軍本州治中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子羽弟子岳字鳳時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等蚤孤事母孝謹兄弟竝容貌魁偉風度審正而皆蚤卒李邕字修穆幼而雋爽有逸才為著作佐郎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雋秀才藻之美為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雒州刺史謚曰文
路法嘗幼而修立為郡功曹早卒儀同李神雋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嘗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知也
高慎之字道密謙之弟也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

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裴敬憲爲太學博士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性和雅工草隸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

李謚博通諸經高尚不仕宣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

高崇爲雒陽令吏民畏其威風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贈漁陽太守

後周李基尤爲季父穆所鍾愛以兄植獲罪被收穆爲請得免除江州刺史卒年三十一穆每哭輒悲慟

謂其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戶豈是欲興

唐薛叔字伯褒蒲州人爲天策府記室參軍兼文學館學士高祖武德七年收入寢疾太宗輿疾詣府親以衣袂撫叔論敘平生潸然流涕尋卒年二十三

周劉袞彭城人神爽氣俊富有文藻繇進士第任左拾遺與扈載齊名年二十八而卒

扈載爲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載始自解褐至終纔四年而與劉袞皆有才無命時論惜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極文翔鳳訂正

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九百三十二

誣構

害政之大者莫甚於誣構之徒若髦俊之士生值昭世秉介石之操遇知己之君則讒間之言無從而入伊譖人者自貽其咎既露欲姦狀復罹其顯戮繇是勵忠臣之志快天下之心蒼黔以之安皇基以之固

也如其出於季世得肆巧言惑流冕之聰明陷棟梁
之賢哲國家繇之喪敗億兆以之塗炭故小雅之詩
曰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又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覽
之編次得不爲之痛心哉

公孫閱齊人初騶忌子以鼓琴見齊威王取相印封
成侯其後忌子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
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於威
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
敗之桂陵於是齊最疆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

三十三年殺其大夫年辛

一作夫人

三十五年公孫閱又

謂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
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爲大事亦吉乎
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
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

漢義陽侯衛山坐教人誑告衆列侯當時棄市罪獄
未斷病死

谷永成帝時爲安定太守時帝諸舅皆修經書任政
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
朔中鳳薨鳳病因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帝從

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
 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召之
 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下胡亞切宜在上將
 久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
 不幸蚤薨蚤古早字繫親疎序材能宜在君侯繫古累字繫親疏謂
 積累其次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永
 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萬分屬一屬聞以特進領城門丘
 屬近也音 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
 之欲切 舅執管籥於外也思竊不為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
 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守然太伯之讓係謙謙之路

太伯王季之兄也讓不為嗣而適吳越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侯與

博覽者參之參詳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譚得其書大感

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繇是譚音相與不平後病免

王音用為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

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諛之都任周召

之職擁天下之樞擁持也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

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孳孳不追也孳

與孜同執伊尹之疆德以守職輔上誅惡不避親疏舉

善不避仇讎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章明也篤行三者乃

可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薦厚也享當也太白出西方六十

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

太白出當居天三分之一已過期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

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

言其行遲象王音也

承見音為司馬以疏開親自以位過故以太熒惑角

自喻司馬王兵故也是承之佞曲從苟合也

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嘗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

湛讀日沉漸讀日潛周音洪範

深者行之以剛則能

所執不疆不廣用士尚有好惡

之忌蕩蕩之德未純

此承自知有忤於音故以斯言自救解方與將相

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竝

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惟將軍良之慎之深思

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是不平薦承為護苑

使者

賈惠為河內掾息夫躬邑人也哀帝時躬為光祿大

夫左曹給事宜俊侯免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

也姦人以為侯家富嘗夜守之惠往過躬教以祝盜

方以桑東南指枝為七

桑東南出之枝

畫北斗七星其上躬

夜自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祝盜

或招或指所以求福

排禍

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

視天子吉凶與巫同祝詛帝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

繫雒陽詔獄欲掠問躬躬仰天大譁

譁古呼字音大故切因僵

仆吏就問云咽已絕

咽喉嚨也

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

議謀相連下獄百餘人

甄豐以王莽居攝時為大阿右拂

拂讀曰解

甄邯為太保

後承辛慶忌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為函谷關

都尉少子茂為水衡都尉莽方立威柄用豐邯以自

輔茂兄弟不甚誦事兩甄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

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

之謀

謀讀曰說

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

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

郡太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

後漢陳珪為沛相時呂布為兖州牧據濮陽郡袁術

遣韓胤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歸布遣女隨之珪恐

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縱為難未已於是珪說布曰

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存

大計今與袁術結姻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

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執胤送許

昌曹操殺之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

拜布為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

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蚤圖之操曰

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

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

事便以宿付令陰合部衆以為內應始布因登求徐
 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
 操絕婚公路袁術字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竝顯
 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
 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
 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飢即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
 布意乃解

梁松為虎賁中郎將時伏波將軍馬援征五溪未下
 使松乘驛責問援為代監軍會援卒松宿懷不平遂
 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王當者竇憲奴也時太僕馬光與竇憲厚善後憲誅
 免官就對竇氏初有事王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
 懷挾欲中光官捕得王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
 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他奴郭扈自出
 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瑩詔許
 之

李譚為車騎將軍防監營謁者時長水校尉耿恭討
 西羌忤防旨及防還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
 望坐徵下獄免官
 度尚為荊州刺史尚見胡蘭餘黨南走蒼梧懼為已

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交趾刺史張
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
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
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
身嬰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燼烏窠
冒遁還奔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見誣磐備位
方伯爲國爪牙而爲尚所在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
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承受侵
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獄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
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

受在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詞窮受罪以
先有功得原

裴優關西人時張楷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優亦
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
卽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
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嘗誣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
無驗見原還家

趙凱爲荊州刺史零陵太守楊璇裒斬猾賊郡境以
清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璇與相章奏
凱有黨助遂檻車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

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稽康譙國銜人初康家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鍊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會呂安被擊會言於文帝曰稽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賢聖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

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因呂安事竝害之

李含爲河間王顥長史後顥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統席邃等鐵騎廼遣張方軍以應義帥天子反正含至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爲趙王倫所任倫敗去職請顥慰撫之甚厚含諫顥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顥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顥和釋之後含被徵爲翼軍較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

馬趙驥又與含有隙罔將闕武舍懼驥因兵討之乃
單馬出奔于顓矯稱受密詔顓卽夜見之乃說顓曰
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其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
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
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罔可擒也旣去齊
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顓從之遂表請
討罔拜舍爲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雒陽舍屯
陰盤而長沙王又誅罔舍等旋師初舍之本謀欲并
去又罔使權歸於顓舍因得肆其宿志旣長沙勝齊
顓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顓表舍爲河南尹時商復

被又任遇商兄重時爲秦州刺史舍疾商滋甚復與
重構隙顓自舍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
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孫黨顓請召重還商說
又曰河間之奏皆李舍所交構也若不蚤圖禍將至
矣且河間前舉繇舍之謀又乃殺舍

王愷武帝時爲黃門侍郎愷帝之舅也時牽秀爲衛
瓘崔洪石崇等所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爲司空從事
中郎與愷素相輕侮愷諷司穎荀愷令都官誣奏秀
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玉田與妻秀卽表訴被誣陷
之繇論愷穢行文辭充厲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

譽繇是而損

荀勗爲中書監華廙少爲武帝所禮爲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表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忤旨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贖致罪獄詞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昏也又勗先爲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贖者多不可盡罪宜責勗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忤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

王稜爲雒陽令時光祿大夫劉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稜爲東海王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爲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慚鄧攸元帝永昌中代周凱爲護軍將軍明帝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爲會稽太守先是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爲

太嘗

何無忌鎮東陽時殷仲文出爲東陽太守無忌甚慕之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文人殷闡孔窻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矢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安帝義熙三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較尉叔文竝伏誅

郭倚爲前趙中僕射時聰以弟又爲皇太弟倚等皆寵幸用事漸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倚有憾於劉又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昔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尚貪其一切之力爾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

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
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讒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爲之
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臣屢啓
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
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
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
若不信臣之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
馬劉惔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
粲深然之倚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已具知之
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倚曰此事必無疑吾憐

卿親舊并見族爾於是欷歔流涕皮惔大懼叩頭求
哀倚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
之教倚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
啓卿卽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
下篤於骨肉恐言誠誑僞故也皮惔許諾粲俄而召
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
從妹爲父孺子淫于侍人父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
深慚恚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
相國使天下知蚤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說粲曰昔
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

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族恐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主上受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旣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

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

邢魚河間人後趙時裴憲二子挹鼓鼓仕石季龍爲散騎嘗侍與魚有隙魚竊乘鼓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鼓使已以季龍當護鮮卑告之爲備于時虎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季龍遂誅鼓及兄挹而憲亦坐免

索嗣爲梁王段業右衛將軍初西涼李嵩爲敦煌太守嗣爲嵩稱藩于業業以玄盛爲安西將軍敦煌太

守領護西胡較尉及業僭稱涼王嗣構高子業以嗣
爲敦煌太守率騎五百而西高與嗣善結刎頸交反
爲所構故深恨之後狀其罪于業遂殺嗣

宋王鎮惡既平姚泓進號征虜將軍或有白高祖以
鎮惡初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
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
側高祖聞之乃安及廬陵王義真鎮關中而佛佛虜
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鎮惡王修又殺田子義真年
少賜與左右不節修嘗裁減之左右竝怨因是白義
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修今殺田子又是欲反

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等殺修

劉湛爲太子詹事與殷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
以宰相許之湛尙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
仁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
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
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
傾之文帝元嘉十二年景仁從遷中書令護軍將軍
將軍僕射如故每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
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
親舊嘆曰引之令入入便嗟人乃稱疾解職表疏屢

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殿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弟以爲護軍府密通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與以就坐其誅討處分一皆委之

謝靈運爲太子左衛率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嘗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肩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美之等患之帝出爲永嘉太守鎮將軍

孟顓爲會稽太守時謝靈運以侍中退居郡中頗輕顓所爲遂構讐隙顓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師詣闕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栖窮岩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此日異論噂啗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繇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

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
臣罪爲何事及見顛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惟有罔
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
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
謗之來要有繇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
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栖之
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
未之或有匪希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
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欵仰憑陛下天鑒曲

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
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欲使東歸以爲
臨川內史加秩中二千石

南齊卞彬爲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
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戶著服孝子不在日代
哭列管鬣鳴死滅族戶著服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
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簫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
此

梅虫兒後主時佞幸也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
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

僕妾蔬食膳無膏腴爲丐兒茹法琮設女伎金翠曜
眼器服精華丐兒等繇是欲誣而奪之人傳武每好
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
新除未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志所
以殺我者欲取吾財貨伎女爾恨令衆輩見之諸子
長成者皆見殺惟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
武帝兵至得免

江祐爲太子詹事爲謝朓所輕祐嘗詣朓朓因言有
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祐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祐
以爲輕已後祐及第祝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祐曰

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朝弄之祐轉不堪至是構而
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中中丞范岫奏
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

胡諧之爲侍中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
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人曰馬非狗子那可得
爲應無極之求使人致恨而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
諧是何侯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恨時王玄邈代
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特
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
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垣榮祖遷爲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治按無實見原

梁劉季連齊明帝建武中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祐遙欣之鎮江陵也意氣甚隆而遙欣至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琊王會爲遙欣諮議叅軍美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

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

顧玠之爲儀曹郎張率爲秘書丞以父憂去職有父時伎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玠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玠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焉

到洽爲御史中丞時劉孝綽爲昭明太子僕甚見賓禮及爲廷尉卿携妾入官府洽素銜孝綽遂劾奏之云携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

妹爲妹坐免官後起爲湘東王諮議孝綽表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衛足以茲疎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菲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鑿蔣濟之寃炙髮見明非關陳正之辨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誠無識孰不戴天疎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隕况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污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效答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云衆惡之必鑿焉衆好之

必鑿焉豈非孤特別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固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鑿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餘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怨其茸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嘗用切齒殿下晦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猶讒匿聖旨慙懃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詆離難

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而必奏
不顧賣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已之光昭陵陽
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經幸得蠲於
庸聞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
繫馬懸車悉絕朝覲方願滅影消聲遂移林谷不悟
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藉雲陛
假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况乃
恩等特召榮同起家望古自推彌覺多忝但未渝丹
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孽且歎冬而生已凋
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復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

闕除安西湘東王諮議

冊府元龜

九
川
才
書
誣
構

卷
之
九
百
二
十
二

